



四明樓

鑄大



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弃字元應昨之勤人也先世居
 奉以後從烏曾祖果亦仕祖郁以古季全德為
 鄉先生登第至庠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
 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
 篤孝晚不棄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
 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代之吉元不該貫白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四明樓

鎬大



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弁字元應昨之勤人也先世居奉以後從烏曾祖果六仕祖郁以古季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庠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孝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代之吉元不該貫白讀

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儲校孝
者取法焉小孝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
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
澹於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
復為場屋文而孝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
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蚤歲居貧甚夫人心
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
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
孝悌私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推夫
之所以奉甘毛拜畢昏嫁者雖力之尽夫人承其

意无不用悉他日声先世家產回於之独不取
一金夫人亦无难色且贊其决正議好著書于
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墓
人害藏人至今得為家宝居士中年益薄世故
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留意有所寓假榻宴坐
一鉢一衲或累歲忘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
人樂易年長少年之無間豪飲劇譚衰竟夕
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禪老之說如畫一
二坐客傾所不暇倦遊選家屏處一室乾道癸
巳歲於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卒夫人既卒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覩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之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規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為能以垂終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訟以家所蓄分終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一有一月十

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婿也一蚤七孫四人銛鏗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雖六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与刑使後生犹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為

予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公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待居士則受誨良渥尚歷一能記餘論又
為字公以大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
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叙而銘之銘曰
季焉甚博行也元闕窮通有命尔繫巧拙達人
大現欣戚泯絕不之者存厥有高節愛彼賢配
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曰懿者仕吳越位

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使嘉禾因家
焉曾祖父偕德具令大父允贈通直郎父師聖
邊功郎充戶部經畧所指置官德具公且老猶
提五子試場屋各時一經号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為通直郎賜誥魚
袋實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椿以名儒為国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具之墓又締婚
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於色卒居歛衽危坐
一語不妄發有所酬答唯而已笑俛啟齒若懼

有所聞聞而雍如也孺人厚賞裝嬪大家男又
鼎貴而自處冲靚食不兼味裘葛无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風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兄十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二層竟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
藏年始髫髻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
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隋客妾勝有过告諭
至于再不加鞭非故有終身不忍去者淳熙三
年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

遂卒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
年休致時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慶之
松陽令革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蘧
先卒曰芹曰藹曰芸曰藝曰薰女如長適姑蘇
翁浩次適卍立承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
米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朕孫女六長適
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
人子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子諸子哭
之甚不松陽一日过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
所鍾愛宦季垂二十年輒不偶元以奉一日欢

隨牒遠方久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
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无穷之悲予於
洪氏有連又与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於善而壽不洪安於儉而報不豐夫与偕名
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子鍾
嗚呼其命耶新銘也尚以詔於无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間南塘徐誠更先生之名其孝本
于伊以歆先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
君之賢於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請泳守元
適世居衢之間化太父以上潛德弗耀考坊從
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属以卒君其
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己為本手抄中庸
大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声庠
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益
張出是為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當藉解詔沒
者官其子孫一人无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与
龚公夫俱无後龚氏以官子外孫壻減珙除公
欲以右史之澤与君、辞焉迺及其友壻戚族

既歆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平益壯孝益
時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為舉子語既遭外
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以復訖仕而行其
志於家号所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記以便規省創樓西偏揭先至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時善命其子震升
謙家革難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
以利達啟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甬有亭以恨僕妄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
允六勞而亦不事生產家業无所增益伯氏仲

氏肯恩日倍人以百山子之謝亦取樂以所聞
見告人願孝而力亦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
其口休養其材也嘗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
香然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以毋忘
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銀坊中庸有解他論還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事足以得而其

孝又可見于用乃脩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
門有用之孝上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致觀至人与點說深雕之意則知樂道者
之為高而以政孝者皆自欺也余於道未有再
而仕、而未能優也耳君之風有媿焉故為之
銘、曰
任以行志而或害我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免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
不用於世淑諳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
職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志

知嚙縣李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
文字有補治道可予循兩資制曰上書公早日
以百計高則近迂平則涉調至於出入經史動
含諷諫覽尔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独尔
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君據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
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領士夫相与傳誦
至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尔由以
暴曰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万言書敷降前說

人泛論當世之務亦報一日間西府除日愀然
曰樞莞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具可怒詣遂
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
編年錄諱說二百五十有五玄取抑揚皆有微
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
亦得與讀者為之從耳歎嗚呼才不得究各志而
歿者盡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
處之尤宗七世祖超為吳越朱氏常侍始籍于
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堂俱不仕父
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

公蚤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志
與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問孝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
子石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
益加刻吾視生產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
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遂見主角
閣李林公待聘行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
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
士第授左史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

用陞在後政即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
丁大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
興府嵎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
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
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孝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
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
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
浦高弟于恕即晬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
之咸旨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
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侪程度甚悉鄰即

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
謝特起輩有聲湖湘自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
浙西漕河淺行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
為便閩有倦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旧
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与民利者然也君之
聽訟不為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无不
洞察羅源尉鍛鍊卒民為盜以希賞運師丞相
陳申公命君鞠治悉從早及公歆騰奏又力辭
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安得以六孝坐之申
公稱其引經之決判民張僖之子為盜所戕疑
怨家黃氏為之黃元以自時君察其非殺人者
緩其獄得子之夜于未陽遂禽真盜又有王
生与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
證僧自誣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
者遂伏喜焉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
之意所至家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歲邑大歉
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列急務六條
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

曰使詣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曰
丞之才嘗六君所陳盡發常千裁價分糶民為
之謠曰既六憂与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
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氏之母既為縣又遭游飢
山谷穷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
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与于府得常平緡錢二万
于鄰邑始得按諸而嗣歲尤甚本末登場民以
菜邑秘丞朱公熹力奉一道荒政尤許于越君
求衰諸司得米四万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為賑
糶場賑濟場春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

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為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
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
也君為丞忒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謀請于
長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
尽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恩平之日剡
中耆耄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不議皆喟
曰善人七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時儒林之
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
耶竟客授湖外以去臣公知己甚衆亦有欲事
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亦以介介至義

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懼忘親故以出位抗
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
許之有貴巨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功俱往君為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教聞者
避之亦以是終亦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
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時
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舉善蚤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時次
適陳叔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
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投下有疾必

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
作文自為郎友終身元聞言元他耄好惟以論
著自娛奉養寡薄俸尔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
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几平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
曰双清軒曰靜寧欲為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顧非命邪諸子將以公年公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公卿公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來求銘公項官東嘉一見辱定交自得君之書
讀之相与蓋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奪

而見于行子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
之占當喪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為不过位矣不豐朝有顯譽章交
公車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
曰宰曰輔流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
論者忠邪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
而不与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怒上可以發
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由繹
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又大時于功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大息者銘
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
真宗 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
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号西京房生
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
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
軍贈奉直大夫 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
未几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

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
亦在蜀中間閱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
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時撫之如已子竟以
直閣延賞命公殆与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
司馬文正公之諸孫予之俱諸行在所至江州
水南始遇展氏于靈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
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别十餘年而得
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
時州大嵩監場大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
孫自濡耳染為世吏郎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

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衰花帶錢五十萬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時之勤
人矣十七年為洪洲部建縣丞二十年閔陸右
從政郎就差衢州遂昌縣令飢寇作于傍郡或
告豪氏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羣党帖息授湖州長吳
丞遇王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
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可吳公帶
為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劇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祖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官免三鄉支移折變公
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奉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六袂日而得上旨
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辰氏憂服除叔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
撫吳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尽力
全活者衆俸所有贏貲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羨不受一糸
真公益歡嘉之授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引薦于朝差知台

州陞辭 上曰久聞鄉才且以節用愛民為務
公祇上命來自奮勵所訊必先抑告許懲姦惡
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
牘至前隨即決遣庭无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
家尤嚴外人无識子弟而者内外斬一人不能
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无一毫妄費帑度為之
允行增田于季以養士者九百畝上下澹足凡
事整办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
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
立处下房咸以臨之号令簡時凜有風來舉衆

聳聽无敢詳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問有
庾隱隨即摘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
得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為戒而重因苟
有呈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
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下犯吾令
然六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
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
弟六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初
諄復訓諭使之改可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
擢提舉兩浙京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程

然八閱月而罷所書已四万緡蓋公之勤儉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如賦而用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亦復有當立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佔規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功正之辰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六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

原男四人長曰文鏞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鋸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又鎮實孫之六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慶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亦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聞生理順洽皆公刻若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是未病而掛衣冠可謂賢矣然惜

其六寃于用也先君工部父与公周旋公贅俸
丹丘以父執事公相与殆忘輩行治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犹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來憂居公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独子
公奉如許使人不能忘子求銘公之墓茂
不得評銘曰
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无
劇易遇之輒办低徊官樂惜用之晚丹丘之攻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
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
修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出來求銘言志
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惓然其不能自己也子
忱諱繁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父擬紹興初仁吏部尚書終微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謚文憲父先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
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挽居台之寧
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
判遣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
國軍在城汰稅未赴間以緡賞猶君修職郎改
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方計俸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元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戶造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

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
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
可為通負六臂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
頽網而一新之春霖暮漲田家元所得食歛手
待君載來家至損直以糶問有無貸者以私
帑償之憂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
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癸廩蠲征弛刑緩逋以
次舉行无夫極其至已而日渾露霂諠誦相聞
疾疢繼作飮盃藥謹護視、賴以金活者衆崇飾
縣庠弦誦六轍有剗股以奉母者獎房有加邑

人功焉初癸卯歲旱民貧官租入千餘斛至是
猶未及半君曲為之圖糴及二之二從漕司和
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歛之
煩林公拆嘉其素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
憐、三請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
其言而君亦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兩得疾
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
三水浮屠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
矣遂以人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
亂三日而歛如生也娶魯氏封孺人告州教授

何曰林公、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治
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笛未直百餘
斛名存而墳士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為免
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堯公召還
尚書汪公為代間僚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百不苟尚書与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督桶茶冠引以自隨元一日、同報、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後
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囚繫滿獄君深

知其誣會以漕擻行縣中父者皆諸君訟寃歸
曰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
訟者詰之皆无實狀官吏俱按諸如故府西寃
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五人捄焚甚力徹旦方
止師欲委罪兵官劾章已其君歷道其焦灼勤
勞之狀如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
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
以承暴弱辱訴于漕臺跡狀昭抑丞境罷去郡
將庇之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
以告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逼按以聞

發之女男五人柁孫棣孫秬孫桂孫椿孫女二
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少年公
月日葬于公鄉公里君天資孝女推以待物高
誼过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蚕鞠于外家因仍
未能還御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
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羸人益以曾孺人橐
中物歸孝君司法順之李兄邑為邵陽從事逢
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弟徑走湖外往
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
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禮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奉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无倦隆興寓客胡夾州枯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礼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青还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与君定交嘗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办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以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危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為難民有姓胡者陰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跡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哭以过車君在官名為二年蒞事之日才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胷中无留事一有不平空臆四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办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雇郵久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為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身丹陽之洪謁然簪纓君志
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足嬰人皆謂君
否終則傾齊志此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
全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音墓誌銘

仕官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
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全才而動猶不暇給四
明蔣君德音以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
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办吏民亦望而

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
此其甚難者府主立公察一吏師威望赫然
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
未挾日声稱流聞沛訪見則求譯所造至前或
片苦析之无不厭旅得君書判者縛播道路皆
以為神如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亦
官賦風辨受役者俛首以办念立公及部使者
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葺板
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勤多士應
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自以為親已始

无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
可為矣闔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与聚子門
喪冉之行差稱長号江浙雖古之循良久于其
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盖
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考累世君少
俊迺近歲尤刻意向孝列心好問進未已故
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可
易得尔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
嘆為謳吟于旬月之口曾不得窺見所蘊天遽
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末漢有封豕

吳山亭侯者代為弇族居之曾祖猷事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
少師忠言直道冠灵一時尤溪汪公誌其墓曰
至今論宣和貫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
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孝山子孫遂為動人祖
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
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
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
試銓筆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
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

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
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
酉葬于定海縣太立鄉富戶與之原与父祖之
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
公知己甚衆尽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
不寬盜賊不敢發亦輒得吹秩之後憂患相
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一人
俱以教辛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内外
嫻族了無百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
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

酒不問家有无以是益置得祿曾未信眉而已
笑君之才有餘而壽甚蕃又素多病見于用者
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於時言
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无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
頌之于前几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
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蚤喪君哭之不
能自勝至于成疾与伯氏季氏友愛尤篤擗及
羣從切磋各問觴詠相從甚適也亥秋君以視
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

之官縉紳以為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
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甚晝夜之突行道所不
忍聞而况于親党乎始余仲兄嚴州止女為
欲得快女婿成子歲就試禮臺歸而喜曰吾得
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八場屋動翰如流取而
讀之駭曰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奉書請
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即德
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行今
思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白外舅既
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

以兄子為後四吳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
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末手摩兮瘡
疾居无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頽
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柰何風搖兮水接汝
英爽兮如在託体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
世偽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

過贈少傅父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孝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玉簿

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末帥諱琇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徒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末名而夫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礼祿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時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時之奉化縣松休鄉桃花西與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為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君俱歿于壯歲叔氏浸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孝

尔亦強汝之苦季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肆業慨
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季不半載下
筆成文衆皆驚歎自尔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
有文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動
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繫
刺圍碁投壺無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不
家符錄鍊養之法陰陽筮占堆步之術一聞則
心通類解記轉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菡
餘斗不化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
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季不遺一字

箇推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數間出
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數事能斷
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
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
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於今日
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
為君道長春成就當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
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扶日而逝可痛也已帥
暮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師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到云

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編閱
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掾最為浩穰君處
之裕如文以其餘問溫習故發登名薦書間有
網運稽種調度偶明上下搏干無策君臨時制
變動中事机一日郊登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
銀七万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駟無不獻服
出錢總數十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
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
八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寮皆藉君以
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唯稽次君

始創簿物以号別之至今遵用此使之來凡錫
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
視至勤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
禮以傷事体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
歲久積腐君請于部徧估而嚮之得錢數万
以給上償侍郎李公呂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
又以迎郡薦之權筦歲額八十万緡豐名虧數
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共既視事密
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光吏筆匿之
以為岳貸未始輕出聞因白事君引類槩發旁

通无餘愕昭相雇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
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級一趣辨威未終
而額以益矣乙巳南郊攝符室即先郊三日命
宿人室于奉常居謂室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
于外非使日者犯時堂設室于殿左亘即其所
俛寫具以從會宰殺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
謂君知体焉勿稽外府方嚮於用在右揆知君
素深自謂覺庫皆時略去未容奇礼是不以時
君亦自喜有朝積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旬月中
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調其此豈耶

然上而受知於當世名公往一期以國士与人
無高下賢愚又悉与之欢有以急难告輒傾身
赴之匍匐救喪尤為周尽見有陷於罪者苟可
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声名已藉
甚才矣未及用而思之及人者多蛇之日郭州
皆為之痛惜親党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鄉
吊益其得人心者如此枯蒼達官最盛皆与君
至厚尔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緣晚益流
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當時誦書以娛悅工父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

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甚門戶之責襄奉勞
苦人所難能自群至蓮峯墓所凡三百里水陸
險絕又適大雪君從疏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
然道中灘水激舟几至傾覆君號呼入求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其伯父但將曹湖南
始議終婚伯父由淮句与閑以歸光祿入蜀道
还使江未君乃就成於四時光祿自求嘉奉祠
寓于鄞置田欲為終焉計後虽还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悉
鄰國也君与人甚周而待之尤厚相從之日又

久而仕于朝復更為鄰無一日不奉周旋傾其
遭外艱御衷是奔委家不暇佳經紀其後君之
力為多思欲一致位謝未果而以訃耳奏聞過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火受乞銘曰
枯蒼之周文献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棄數畧中下十年
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嗚十載之英必此
一立尚尔後人有祭其墓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時叔將葬其子万里万石万容踵門

再拜求銘于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
從李先生名訥季時叔亦与其兄德光受業于
門既冠矣、兄弟皆以兄事之時叔二十六而
入太學猶時、相过友義日篤隆興改元試南
宮明叔与鄉人張伯玉壁王彦方敦義同邸余
与從舅汪公剛定求分以處而旧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游德光与伯兄俱
蚤世伯玉亦不祿彦方止於一尉淳熙十年卷
仲兄与余誕先君之喪办自嚴陵時叔來吊其
哀未几間時叔之訃為之失声又刑日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亡矣之餘親朋凋
喪惋仰威觸尚忍言哉吾叔之亡也余方在苦
志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
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塘以君故諺慶典封迪
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
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勸勉洛詭声徹夜旦
不休賦篇素正兼長於書多哉經史子傳之文
喜為人講說纒、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奏語
清麗倡酬年虛特君帖端重筒出自奉隨力不

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閱務適其平，一戶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孝，延名儒訓督之。兄子亦親故，見單寒者，親辭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閨人甚衆，交情終始善。纖介之間，脩葺或致，位角顯，曾不以毫末不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舊病，臣草或其子女，爲禴禘事，遺言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王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於高溪，王與祖帝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吁嗟時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孝，凡忘寒飢，足用歎，瘵日侵，腦脂勵志，逾碓期，用於持命之，不淑十止，空歸孝吏，衆知月許，則推有子克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詔。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并府，像同三司。

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
四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
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光成人未冠失怙恃固
窮自立于不釋卷足不起戶不知飢渴寒暑之
交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
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岬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办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与愛服之或許于郡多願没于主簿今太
師嗣秀王時為守俾相邑事对易定海慈溪三
年薄領而典撫守之寄踰二暮三邑史老犹能

道其惠政海盜竄發捕得全党郡欲奏以土賞
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間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怒報改秩知抚州臨
以縣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專即為文徧
論鄉井出于受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為條
日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过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
縣文因于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尔必不
繼公命耶稅藉閱之逋負實繁呈上上下蒙蔽無

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办有元額官地歲
入額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色類
是者或議虛市此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
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剡列治績
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色五年人相与
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
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
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奉士備言
又奉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佳奏院遷大理
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方餘

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
抉隱微條日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
之說竊狗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
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
之習日趨于褊狹机巧之域而无有優游舒泰
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来據臂
建議爭以為功者果何補歟 寿皇嘉納為大
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童
以俟譴公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
可勝誅若断以一二年来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不減平江民磨礮之獄皆以為
凶惡无可務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證無
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 壽皇曰朕
精釋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大之
慮深則服節死義之風心泯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攷 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 上又
曰吾人以此寓之於言天何言哉易孝要須兼

通天人卿史孝如此經孝又如此及臨遣又曰
卿向來孝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孝朕得人矣數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孝文章雖
士林中之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
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
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為用賑糶貸濟三者
正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兼之奏閣貧弱憂稅
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
初行賑貸或謂存飢將無所取至是民事有以
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何渡四十五

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闔訟稽考
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
暴征苛歛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歛為事。
号為材能者。務趣办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
力之寬之大。始間也。故其視州縣如一体。有無
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餼錢至
十餘万。俾守忒置藉約。以暮年優格。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舉無憂。熱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歛
煩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
以覩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
數。郡守垂湍者。莫督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推酌。
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
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刻。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
當。不過能連殺之而已。僥歸之。有司按鞠。亦不
免於死。万一愚誠不能自時。冤恨之氣。豈不上
于陰陽之和平。兼遂寧郡事。閱郡熙。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戍其忍負之公措置當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
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
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席立孝
以教宗子率知鄉孝精節末蜀凡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意力馬
婦主魯筆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
禱祈及婦耄穉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絕家事独处一室圖史自娛一日然朝家人將
歸正寢且欲自為衣翌日天將時燕坐榻上瞑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歲而
亡贈孺人再娶杜氏初周正獻公之後封孺人
子男五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伋
以公道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伸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
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夫資高以識見起
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時白
間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歡賞以為擴先儒之未
明願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世員三才之理於其

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
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頗正出一編書公
以奏之上款、好孝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
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書
十四卷曰皇朝問基要覽又為皇朝至政類編
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
晉載几年表皆行于時又自論說語鏡歌鼓吹
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号恕齋類彙藏于家
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祝務極豐
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与同登科季善卷亦以取應得官女弟
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持厚舅氏既
卒訪其遺腹子為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悲故田
撫姻族恩意称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
例丹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
尤所盖心苟賢莫不待其請奉奏牘而授之其
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
以克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為禪所部肅
然楚蜀之士天類能称道之公抗走不群砥節
斫行不泥紙上空言必欲施所孝而見之行

事尚友古人思
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
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
古直欲立事素以傳不腐少名齊以宗迂以勵
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官苟
有利於民圖之甚於飯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
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由與
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
郡買田各畀郡文季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
與計偕者在潼州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
子莊學者產者俱給之未嘗至于今賴之使天

假之十度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時下於民
而官止於肯即壽止於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
呼豈以多記損心情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
不可逃邪某子公相見之日可教而相教特厚
汝傳妙年跼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季以守
素、汝從人大孝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
汝傳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探其可銘者書之餘
弗者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適為儒門公起
攷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予之並季貫經史

仕更麾符季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齊志何言勤磨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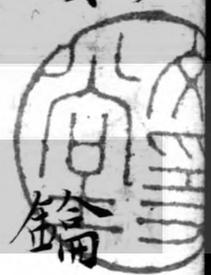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卷世馬笏齋藏抄本卷二百九

亦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



大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魯祖環
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止翰林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高居台州
今為台人公生以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
墜以前以裾承之獲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
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時固

仕更麾符季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齊志何言勤磨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



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環
左朝奉郎大理評寺祖阜和安郎父思止翰林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高居台州
今為台人公生以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
墜以前以裾承之獲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
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時固

方自守必欲以舊身隆興感元試人右序乾道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都廵檢亦其志也益於季五斗遂登進士第調
選温州李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馬捕甚
急諸將星遲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
出相催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內衙後獲盜
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充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為
寬其獄識者知其為偉器使憲程公大昌奇其
才荐於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政寺王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為

祕書郎兼吳王益五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閏月兼權中書舍
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
文字官制詞溫厚員若素官嘗草胡分銓詞云
吾寧自蹈更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
山微相如何以彊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權
幸是此為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傲奏池州守
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荐之五月除宜祕書
知廬州時方年二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
年高嬰疾清詞而歸日恃醫藥衣不解帶五年

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艰哀
毀尽礼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抚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時殺將官
以叛公廷诘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
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有証之邪械以
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未欲用
他日公不為動部勒以制其變仍携家從現
以安家心效同謀既泄而形格比訖事先敢諱
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及空吁喘不能言公曰妄
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心遣之效用又率其

家訢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
願納軍器於庫以釋疑謗公善論之羅祥而退
為出錢五十万於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
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監法不便於民
欲罷官鬻而行銷法招監司帥臣條具可益公
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
公所料一年七月移帥襄陽現覽形勢極論事
宜致子元摛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万
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節兵石人隸
荆南分荆鄂為二軍以襄陽為都說荆南為副

未幾 壽皇今條列邊防利害公往以此書繳
進十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未大書曰
移封疆過此切人詢詢謂必間邊蒙公知其安
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
家族保無他每歲虜中獵騎多逼進境公與兵
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虛
傳有警為之出遊峴首抵莫而歸終以充事赴
鎮之初遭歲荐飢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
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怯不講荒政
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達寧府武夷小冲

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奉事進直顯
謨閣改帥瀘州叙人与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
殺蕩者三公謂蜂虿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
練兵習武時悉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
弩躬回教督軍聲之振其後石門電王特錯果
昭書印部川都蠻王墨室欲借兵以侵邊又集
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表備不恐戕
民於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
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烏相持數月公諜知
蠻中有郭萬津者最號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

惠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坊爾
恐復因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字神衆
監蛮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卹狀沒誓待命下吏
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衣圖門再任明年召還
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宏正少卿尋兼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國
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癘於背或勸其
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
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
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向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
在室孫男曼將受遺潭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奉進既精習兵
書武事又登需科同章 瞻尉隨事立說議論通
暢灑、可聽古事今事聞無不知旁通釋老之
書百家之季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曆
動背精皆琴非雅鄭八千輒二儀表現偉神情
洒落唱茅之日 壽皇屆目良久簡記蓋有自
矣從游玉津一發中的亟被金幣之賜任瀘南

教士卒象列兩傍百天出帳中娟集帖上無不
駭服至於考辨鼎尊古物遊戲翰墨丹青一一
造妙其他世故叩之先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
吏事恩威兼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
而恃心忠恕事平從厚僚吏有請度無可用難
忤公意播然役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
集疏財客物凡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
以散施親舊无所計惜月給半賦旁及鄰里之
鰥寡孤獨者身後遺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
之外儲蓄无幾暫攝檢止於謙讓之際務從寬

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漢无貴
賤与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
形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桑圃北山之麓
厥孔德璋程文中語列為扁榜洎然若与世相
忘者倘祥尽日望之者以為僂平日有志事功
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現山川問風俗
歷、自次独恨未識中原張彊有行欲周覽洪
河大山以贊國家現恢之畧而愈志以侯苒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彙得三十卷藏於家集
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与特厚贄俸毋立周旋

二年見輒傾倒嘗与之論兵公曰兵尔易言也
指授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恐於殺人者可
以言吾侪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
即目言此行他无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魯傳
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相過論人穷達寿
夭寺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
今年我當厄今万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
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
兄弟來采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
之銘由

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具宗始以
武進旋以文顯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
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庖于柱手襄
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拭圭比時
望舒感夢卒止於鄉人皆期公出入將相裔老
以歿天乎不涼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賻
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尉
孫子

知安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尤字舜臣

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

全憲邑州管內現察使累贈少師道封昌國公
謚孝良大公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
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於長吳先大夫宦游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
公日記千言不筆成章魏公竒之未習聲律以
若休著雪賦甚工二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帥監建康府糧科院
郡委芙蓉輸庾吏以歷案銀乘公止色叱去盡革
宿弊俾自概量邦又已徇之有民田在大江中
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无親臨者卒不
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
帥聞其詳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
掾帥漕交荐秋滿調知武進縣以課積委剖析
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為士夫開教豪民
倚勢位橫占輸殿諸邑送使昏錢自數万公諭
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筆先期以

是乾道六年騎軍從屯旁郡屬邑分造庠舍將
校邀賂公不從從之硤埔地倍費工力公躬自
督工落成又先他邑受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
老於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衣服之守知其
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
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參蓋聞部使
者列荐于朝叔知郡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
民事進止祥華占對明辭 壽皇嘉納且曰秀
正之孫與卿同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先行遂
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為

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察吏俸給至累月不
支公剗瘼百弊親登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
帑藏死溢至今賴之士俗慄悍至白刃以刃相
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
哀止嘗捕強寇至遠公一閱知其非從釋之邦
人疑其太旬倅已而得負盜衆始駭嘆以為神
有富民兄子尚幼重其目又寘毒食中函囚以
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澄逾期不
至俾撫其家待於僻舍齎屨骨立非復人形公
為祈其產命暨用藥復為金人員生死肉骨之

恩也吳郡縣二季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季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於御前彊芳不能徹而身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善父遮道奉留不可數什憲吏謝公師授首以聞漕使柴公謹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遺朝欲使待節矯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受服闋除貢州奏事睿尖尤宥儀員酒政廢闕稅深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局用度損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杜壇百廢具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溫州溫在東浙為劇郡八士尤繁公延見悉禮務以儒推緣歸春秋釋奠于季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雷冤誣或持短長囂訟者得其情不歆已甚止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鉅筭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
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止疫甚公盡力調護
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法誦轉聞徙知婺州
首蠲宿逋威祈苗以寬民力罢酒務敷賣之擾
人尤樂之才闕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
將尽平生不泥佛老不諛鬼神不好機祥不信
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母為禳禱使我为畏死恋
生者名鑿四集皆以禮遺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養有加於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筮身之際不但不

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
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蕩
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皋縣尉希白湖州
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荐冒監未上礼
部希章尚幼受速濟女四人長適文季應宗度
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与慶次俱
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詣孤將葬公于縣東
石堰西嶼之原以祕書省正字顏居拭之狀求
求銘余与公同登進士科相与素厚假守東嘉
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皋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

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實可考為
撮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於物謙退
而敏於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尽孝居久喪
哀毀幾不勝錢直人早喪殯於青田公自幼聞
之每深霜露之感寧迂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
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自任其責門內專守
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先臣細動有繩約內外
肅然篤於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侍
講貫經史商雜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
之收家素寒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无華采

藏書外无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視
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於官
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人自
厉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
郵各尽其意雖居闲冬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
若不經意而授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
迹為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
詩幾千篇以名其彙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
慶繁衍賢才輩出進与寒暖並驅仕為朝廷
重臣嘆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

進季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於世天子
假之筆其所施設著於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
已為足以知其欲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 宋初元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
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声流南東然而宏
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
位不充家季有傳餘度所鍾詩以颺之向詔无
窮

盜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今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祕書郎擢右史一日相与論近世皇族人物之
盛余曰自元祐初字是始見於進士題名至紹
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鬼科余時已省事人皆
言南渡以來所刻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
沉滯選調而賢譽甚高子壽曰子之榆乃及此
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與化使君今夏遭母
大且人曹氏之喪以婦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
建安鄉盤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
款併求銘於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陰侯祖令青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
父子暉武經郎君生於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
而拊之曰是兒必以塲書光吾門請康避地微
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才十四幹盡有條道万
梗踰年不間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
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欲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同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

然從祖今疇以王與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李
辭及隨侍臨江聚奮數十人君尽力調娛群從
幼孤未立交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荐送
有登科先於君者高宗嘗偷宰臣曰朕聞取
應宗子伯攄程又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
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刘章以下至第九人見
君名顧進臣曰是能方季取高第誠可嘉也店
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於當國者止依格授
左迪功郎徽州同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節太
守初亦曷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

昔自謂善料人幾夫之趙掾始未易量也經界
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
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興雅賤奏悉以屬焉汪
公勃歸自西府同鄉人嘗君其曰吾頃為廷試
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公檄至點一
見如平生歡即荐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為鄱陽
縣丞洪公與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
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復方間
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荐之調柳州
州季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僮單

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童貽親愛仕
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
知貢奉擢君為奉旨及登參預同君赴調喜其
延譽時宰欲振耀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
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款留之不可曰
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
堵祈少綾君與之間年為進。幾年而後進會
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於此苟
求非吾願也郡在庾領下君訓導有方廿皆奮
勵弦誦寢廣甫書考遭武經愛哀禮有餘治築

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萬師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抑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荐於提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眎篆首以剡上蓋與君崇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早重為暑氣所索疾如瀉瘡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向疾者已而以言但以手如額若涌劬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碩曰句擾我良父後暝同既晡卒於官舍之止寢享年五十有五與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片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羊十一月壬申太宜人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子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與化七官朝奉大夫師倣師翰俱為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流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於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與化能才譖自見
庶將夫其家銘曰
倚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
受知 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沉下餘何天之
不諒也道行於家而負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
今之列向也我同其負而銘於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尤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也之五埭人世為大家曾祖某祖

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婦故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主公鑑公以一時名儒為奉
洽問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
時刻意于孝夫婦以岩食淡久而愈祠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宦業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達於易一日自卜
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始實繼室性又戾乃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媛侍阿姑，卒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石州錄事參軍，亦蚤世。孤嫠又衆，夫
人經紀其家，撫受其子女，不翅已移。憂樂與之
同，婿嫁與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送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
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永托安輿？往來兩間，
優游日適，專精佛課，諷具无倦。色暇則飲酒為
娛，舍館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郢之崇，
迎待滿秋，夫人以微恙卒於郡中。顯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田漑，朝清。天夫直，祕閣知平江軍特事。次曰
渥，故朝清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木，蚤卒。決克苗，從事郎。允，四州都大茶馬用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以夢昌，次汝昌，次槁，迪功郎。爰州壽昌
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土禮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遊寧府大抵場萊
廷，手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

人始葬于古壤之黃龍山少卿嘗法于朝方以
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齎志而歿日
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熙三年啓夫人之
完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旣婦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与迁葬于九華山下果少嘗聞舍
人之文三八脩門不欠識少卿及平江為戶部
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政元句吳門貽書以夫人
之銘相属且示以已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
而某已得娶而歸今日又以書未曲子旣得用
其遂成吾志惟夫八淑蕩懿行皆可得銘内平

江之請勤甚敬書之

銘曰

惟紫微公掌内外制謂將妨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致身孰知國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
用心均壹始任其方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臧

墓誌銘

高瑞叔墓誌銘

余與瑞叔游旧矣宦游契濶而情好愈篤蓋其
 清芳勒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薰然又不得而疏
 也非門來歸携爰離騷一軸道余曰試讀之當
 烟与論其當余退尚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
 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瑞叔已病久
 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未子札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四明樓

鑄大方

墓誌銘

高瑞叔墓誌銘

余與瑞叔游旧矣宦游契濶而情好愈篤蓋其
清芳勒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薰然又不得而疏
也非門來歸携爰離騷一軸道余曰試讀之當
烟与論其當余退尚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
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瑞叔已病久
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未子札

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憫及其史藁
詩筆見遺二曰吾將止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
未幾而止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笑
之哀將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
其羨余為之泣曰卿固嘗狀其先君之竹今又
忍銘端叔耶率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先之端
叔其字也韓國威烈王曾孫曰士擘朝議大夫
是為君之曾祖祖公仔古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稅使用住管棧宜文字考世植修職郎致仕母
洪氏封孺人高氏永薊門五代之辭徒豪梁又

從毫是為蒙誠高氏俊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
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子郭收貧而
喜教子居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
處赭山蕭寺顧无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
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召下意質疑謹聽
疆祀批礼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寧落享若万
狀人或歎且怒至排櫬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
愈萬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與柳絲是
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
山郭公鏐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郭今為勤士師

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東修以未親且力於季
今漳州使君溥公伯成為教授折即定友不以
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
訐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迫故尤遠於春秋傳
采諸儒所喪搜扶无遺問人有書曾不憚遠裏
糧從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剛
其不合者會於為一書問出已意考義宗益十
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寄務明經自三傳而
下衣尽以為可吾卿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
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孝者不務下

季上達驟而求之失高放自天文地理稗官小
說陰陽方技種菴之本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
可取亦尽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
過他可知也含英且華以昌其文困沈多故其
思苦憤懣極故其得深貞有剗自鉢心穿天出
川之工既乃日造平侯以幾於古作詩數万存
不能什一自謂卑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季
幾亡矣為之九篇曰愍疇志曰臣傳方曰惜來
日曰感回取曰力陳曰危裏曰悲婢娟曰古涌
曰絳恩深得三同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公

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哀而求
異於騷所以所極其志之所婦引而達於理義之
裏以庫限於墮波之不皮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鯁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
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小王褒
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基著大抵細續緒言
相与唐詠而已原之微肯不能有所達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將止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邪
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室之如珠止遇
所未見解衣輟餐不其直又好周人之思有

古人內澆之心田不溝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
董事父母晝孝洗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
一美哉必以奉甘音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无揆言遽色疆方而忍
問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厚教導生徒勤懇尽誠
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
孤苦衣食教悔卒名於鄉君无德色也婺士柳
義老於逆旅君哀其窮卑鄉人供給之死為
之振欽至殯於家音人所難乾道四年存於鄉
淳熙改元又為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

因慶霽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財
五十有六而年疾既革不食者日餘自分必死
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屢處身後事儼悉無遺
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
罔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
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出以別親曰君子曰終
豈不偉哉豈不哀哉娶未氏里士女用之女先
一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富子又一女淑尚幼
家貧死以槨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
申葬君子于桃源御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立

名門實為殿撰睢州利公棐之甥君孝問罔有
自來蚤受知於殿撰從子侍郎孝贇周公侍郎
縮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若
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吐
咄逼人孝益富文益進行益脩此其志歆立於
万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栢蒼吏部何公俯風裁最高受君之才教以詩
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先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
稽陸公游又章少所許可以恃人稱君又好
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

喜雨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与之倍
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
論兵法元精或得其一簾以千時宰諸公為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凜終
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邪。義宗百五十卷又
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楊子
弁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
千家嘗結戶察廉枉大小何之問著万竹先
生傳自言為人達生任性不拘物儒者之節好
孝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間而劖心

於右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
曉者三貧而疏財兒古氣厖而泉易已甚衣冠
垢救望之如木雞而曾次灑落俾有晉韻知君
者以為照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孝字百氏兮五
上而空歸蓄書万卷兮竟死而何禪夫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歿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隱後有欲知万
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代汪尚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
曾祖之器字義即祖祖田太學登宣和三年進
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 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閤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
刺史有其類集參政謝公免家為之序父勳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 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
從 徽廟北狩親波密旨特御禮御衣以備俾

子繼統且違 二后書信清 梓宮 太后之

還盟兀朮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
姑一節夷陰不渝厚其聘贈之禮因疏行事大
槩賜真後且見呆不忠之懷借伸讀之無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石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漆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 高宗念其忠勤无以示
寬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者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元 題仁皇后僭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生簿隆興元年知太宗止丞二年遷宗正
丞乾道二年以便親生管台州崇道現四年
通判紹興府七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
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
如素宮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郅事委之公亦
畫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皇
太子尸京妙選寮末除公臨安府推官凡被春

漿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不初試哉輔
為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於政達无留事至今相与如
元弟照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投公進
錢予僭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寬之淳熙元年秋丁忠請
憂執喪尽礼號慕毀瘠問者称美始忠請既奉
梓宮 太后以婦功高眷渥見忌於權臣因勾
勾同卜居天台 主是奉畏婦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於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

平山成民生甚艱不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
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
以官錢居之以俟炭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
非百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
言江東大飢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奉而百姓
終以艱食未免流移 孝宗皇帝深軫疲疇全
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先
以所方國遂與饒苟俱鑄三秩停任於是列郡
聳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辦尋王管
達寧府武夷山冲告現十三年差知衡州于六

年冬陞辭奏事

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

寮也同勞甚寃曾為尚書同封郎官以職兼司
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
所自或吾之故且曰曹正部室遠最父今日卿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承宗正矣公以故家
子雍容者戶言議文采豈尉可現人始翕然稱
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憂上章永外
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
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廿未卒
于止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禪符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
人恕承奉即志忠翊郎奉改授建功郎處州松
陽縣主簿俱先卒係一人復將以遺奉補官是
步八月丙辛葬公于臨海縣請安鄉小石保之
原忠請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
公奉先志文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於其側
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
驕於之色忠請出入禁中手擅帶墨而謹畏死
北有万石君之風避退權勢辭謝寵榮 高宗

知公為愛子又閱其詩又故擢之朝列後受知
於 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
見於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請樂桐相山
水築庵於西偏 高宗書冲齋二字榜之傍有
雲壑尤勝公開居日久增飾其舊倘徐於中意
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独好以餘財為鄉曲義
事為邑中建西橋梵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
市僕雪寒則散所積心賑貧民死者助以棺
歛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為之焚瘞建佑
聖殿於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沴必

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八社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夫相率致祭歷官甚事鄉閭无不差痛嘗
過越上見茶園路僻甬寧則不可行又天姥一
嶺尤峻巖難進皆捐金年治加之以石為利大
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憇
今為奉化縣尉宗族親黨何以自給者甚中夙
沮出於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於時變自以再
世由文華滌遇景朝亦歆以此自見既不得與
崇峻事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得盡其才沒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
卻慕佛進嘿无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
其明存矣修謹潔廉仕途賂无玷闕新安雅生
疾遣無有為之明而者及得毗陵言者止謂弓
疾凶去不應治劇當別与闲地然其中却稱石
徽之政揅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夷智其迹乃大不然罢斥其罪人多窺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以今
亦可以无恨矣某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恃矣復在韶起奉祖母

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寃於用于皆蚤
世不得津載行事姑擬其家所錄未以平白見
例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擇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
累代達者益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橋欵太
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賴昌曰文曰章名
馳宣政忠請繼起罔益盛公實種愛克世其家
蚤登三丞莅苒豈幸受知太上始在即列
卒不得施南摧玉旆二州遺愛一鄉弔功孤孫
秀穎其根必豐木多赤城人子遷歿我惟銘之

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戶諸位官肱唱之日堂以申
乙科號名秦御時前五名娶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從父茅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歲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
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娶而
歸者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泮載季冬之癸酉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九又以教授李

君誠之所為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贖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允溢美者遂撫其書而書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魯夫父義大父治益父嗣
四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
逮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何某年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歎年束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
黨之事曰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
儲酒者以待居士之頃賓至則奔走治其暗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於黃帝岐伯之書卿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北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忍欲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詰不可復取矣然彼
忘故栖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愛二妹之娶而貧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生現其
失所即併其子挈以歸旣春皆有恩意有子不
責以營坐惟勉之季里巷舊無孝者喬氏獨憫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
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丁豪不以累諸子嘗年穉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与
以學業當論文時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會於中不也已故士亦樂与其
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尚子屢奉不
得志念无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於進取乎行簡以上茅歸卿由歡豔孺
人規之澹然徐省其私時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饒革則又曰吾生於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弟求自見於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死憾焉人以此知儒人之教子
貞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
郎饒州季教授女丈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
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危元危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於婦孺慈愛有加至是冢婦
郑氏以毀卒六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內
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諶慈福

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議門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歎
夫人乃異於是義相夫以孝教子登甲科
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子心壺桑之懿莫此
為盛我銘渚出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立來主鄞簿粹然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過彙仲俱貧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壹侑言曰先君之葬王十餘年
矣既不及銘願有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譴且以行實未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
篤實必无溢美為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国公惟忠舒国生
定州視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間府儀同三司房国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
房国生皇凡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璋是
為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而渡轉從允
之始萬子台公滯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郎郎累轉至訓武
郎初監南劔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乾

明州奉化縣稅娶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艰不赴遂主營台州崇道觀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危潭之精舍至是合
焉四男子師統今為忠訓郎添差元潭州排岸
次師裒止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娶州都稅
務次師却修職郎六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万孫男九人希
魚希泯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諶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
自持長好儒孝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
知因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无闕
武德晚嬰未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无間言介不絕物和不同
流聞善則勇於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逸焉居
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受橫

逆或如來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
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性行故能躬行如此
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
門告曰軍且交恐併害公盡從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渝之不從乃微服問道以入追羣集群
達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問譬禍福罹拜聽
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絲
薄而豐于祭祀數子爰篤規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茅蚤世公善稅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鬱今
為承郎即公恬於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錢公皆欲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
大父而上語藥山陵悉論巽域痛心北望不
和無生祿仁實非素志家貧親老死以為養故
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
之晚號老圃每爰歐陽公我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于種花卉時即
互秀无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睡風曳杖微
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蔬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与物无
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負札使其德試於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恃其終不少見於世
然曾次夷曠无豪髮怨尤形於詞色識者可以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負倖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固其子之
倩得為公詔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舊聞其負篤孝自立詞采煒然孝以
事親歛以奉先半生漫在樂以窮年教子義方
科司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猪言先圃之適吾將
學焉為斧出先見此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納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成谿東
之族慶曆皇佑間高祖銀青仕於中原因家於
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
夫祖寧承事節持贈直祕閣累贈金紫先祿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天郎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夔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艰服
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

縣丞綢賞循從政郎 孝宗覃恩循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於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
氏建昌軍通判公愷之女 后族也先四十一
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氏之女實左丞諸
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
台州黃巖縣鹽監受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
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
人止蒙正需止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部樞君

先葬高氏於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於禽孝
卿車盤隩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
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譽
悟長於記問更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
言无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典刑其存多
記承平舊事淡之纒、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
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
於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持不為禱邀
沽名事詭眩恬淡不与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
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

之以術帖然不詳邑人謂未有也戾止取未數
萬斛於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未於蘭溪
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戾乃得實用焉
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怒
生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聽論事肅然色隸縱權貨
受昧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
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
知請於守唐公儀之卒如居議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目戶筮君喪一見道舊久之

且曰青田鐵阮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交盈於舊求
嘉遺海舟渚軍前既藉篙師為兵乞取家屬樞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八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
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琅閩南
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阮
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与二蘇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立火去後所存無幾君

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道勁
似厥率更至老不衰在黨歲年餘有草行書幾
滿屋壁九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
平時少為就寢則已逝矣宣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某妻祖尚書王公曰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永銘
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
壽考虎眉兕齒二接前輩終啟餘子曰事歷歷
及聞正始震光獨子今焉已矣吉德之振手足

為啓後其昌芳勒銘千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鄞望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
家是生之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驍世科
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
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洛
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
之女二子皆有後聲錡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
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
州而正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為邑令

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仲
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
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任進優游終身益自
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其在睿維作噩
有煒荐于鄉焯荐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
某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一子
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遠而多
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於用伯濟守
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
二子能振發如許某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

侍游官在都下常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
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
伯濟之亡因徃吊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
曰先居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下
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
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
身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季
凜如成人高戶誦書平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
抄書用楷法既冠一奪不售即棄奉子業而耽
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常蘇州詩至忘

復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
名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與賢士人從容觴豆
君無事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如
錄用清敏豐公少戶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
君為中大夫通長孫即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
艰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
給內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
至質貸亦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為諂便克勤小
物君梁慮遠奉足如誦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
鈞禮貴有不欺閤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

之重剗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
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
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改焯焯屢占前列
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耳兩
除慶霈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
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
有望矣亦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與
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真中自為局
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彊少
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

平時片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徵覓困憊疾遽
侵矣諸子曰奉豎禮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
善人云止識不識相与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
子男九人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蚤卒焯焯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翰
刘佃比標皆里士孫二人填坦女四人在室銘
曰周為名門中有人家世以奉為業而仕以退為
高猗欵夫君陶世潘、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遂
有子兒家為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於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
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
申皆与少師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
某又長於外家与季舅非角嬉戲少長固研席
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
与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对酒
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步一别遂成千古每拜
總惟笑之未嘗不尽衣也將葬内弟求銘何忍
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

鄧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深為鄉先生以
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
顯漢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
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府十
四占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牙客盈門公
哀毀辨踊如成人受予尽礼宗堂稱之少師祝
受九鳴甫冠文丁外艰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
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除與二年差兩
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署監行在排
岸司乾道五年就元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

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
權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
務場共課三百方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祝
尚書乃以增羨受嘗独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
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
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改務年
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沉
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歡魏王
薨于四明特葬于越治遺刑部尚書謝公屨然
運副韓公彥賢護哀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

股粟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為高峻潮後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洞矣公相視他形復具舊閘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子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人問五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衮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歎側舳舻相行序進而不得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廨一整辨器用精明帘幕華燠祭饌頓食丸為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丸表以應之二

公既歸言於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銀事小忤其意不以聞白經杖之吏求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撻汝輩尚敢新邪更加懲治丞始媿服問者以公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用心相與禪贊為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負之稅契一司有所謂道守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止色

却之曰我知旬致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
以此得遺獄吏推尋根原公訖無一豪之累漕
司交片幣於虜遴選具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復齟齬方狀至款易曰金四之
一濡滯踰期雖日過淮北虜使辭疲不出一日
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襜被
為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問權公由是進權公不自言也知韶
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賤而今多榷官去未不一
幾不可致完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通僭錢三

萬公曰民貧可重困邪徒費文移且以詭吏貪
甬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雋有滿澤園在况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
骸多貯以瓶罍垂之梁間累瓦無數公因勞衆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米
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无妻子卒于官
下公既為之經紀奠送定中尚餘數有千公悉
奉以辨役掩骼埋骨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於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地甚祥經略趙公彥揅漕徒黃公掄倉使

是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奉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象行簡
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用諸司荐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時帑藏不盈萬婚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
官兵俸給亦積至万五千公為之矍然日與同
寮圖之益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又時甚公
曰後民膏血使往來者楫取之以邀虛譽吾不
忍為也今有旨申游涓之禁公奉行尤厭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滂公
不為動剔蠹剗弊謹未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
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已曰逋蠲貸之如曲江
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万緡吏俸
六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与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辱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
侵用郡帑吏乘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始
与易地以息衆滓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乃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碎張君必陳君色德幹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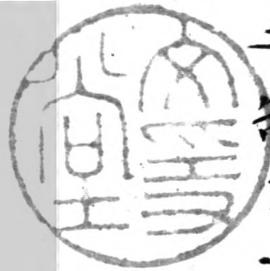
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
之歸尤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兵屯駐待軍
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登明
白送軍中使台懲戒了無簡言兩造至庭究問
詳盡俟其首服多歸於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
必盡法為之屏路則又仁者之勇也水軍有禱
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復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祀式車有詩
曰九以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臣鎖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來
自奮厉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
能无快。去郡尚无他重罹風雪文若將次他
陽忽得微疾一者歿于舟中實慶元四年正月
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
娶陸氏故發運使實之女明慧動約內助甚飭
相夫教子禮有可稱光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
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
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六先卒一適陸森
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

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先皇壬黃沐
皆婚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
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御屯潭
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馬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澗
不同小大待之鈞禮成所至與人无所怨恚檢
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昏嫁
交進俸入緣手而尽處故序西偏款少漕闕竟
莫之逐外家及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
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軒蚤世諱不及子公奏

闡中以官其篤於反受有父兄之風焉計音至
鄉親故无不墮涕母氏涓仲舅皆以高年見公
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
於此耶公荐以臨遠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
論韶州岑水湯兵近之弊甚悉謂諸路紀隸之
餘選以死歿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
之使添認銅額可省廩治之費其到場及四年
者照舊格給據縱遺餘人以次歸元死卅軍實
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槩庶幾後人或有所取於
斯銘曰

猗欵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
起家深仁厚義勇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
仕非不遂胡嗇具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
循吏害公客邪亦俞之制尤潭之宗徃從伉儷
有術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